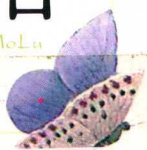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

YiDanXiangFeng BuZaiMoLu

明开夜合 ● MING KAI YE HE 作品



尴尬相逢／荒唐婚约／先婚后爱
一场假戏，一段真爱，
治愈了陌路的两个人。

En counter

原名《婚久必合》

新增甜蜜番外

And love

所有等待都有意义

只因他们一旦相逢，便不再陌路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

明开夜合 ● MING KAI YE HE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旦相逢, 不再陌路 / 明开夜合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241-0

I. ①一… II. ①不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6340号

书 名 一旦相逢, 不再陌路

作 者 明开夜合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夏 童 徐 磊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5.5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241-0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 合卺 | 001

黑暗中蜷缩着一团影子，看不分明，只有个大概起伏的轮廓。直到此刻，她才生出一点模模糊糊的实感——眼前这团“影子”，今后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了。

第二章 暗涌 | 017

人在困境之下的潜力总是无穷，做不到，是因为还没到那种非得让你背水一战的程度。

第三章 同居 | 033

她忘了自己在哪本书里看过一个论调，嗜甜是屈从本能最为低等的喜好。

第四章 兼程 | 049

谭如意绞尽脑汁，也搜寻不出丝毫关于那仓促一吻的记忆，只记得当日兵荒马乱，而自己仿佛敌国俘虏，一路被押解着，身不由己，哪里有心思去留心自己初吻是什么感觉。

第五章 试探 | 073

沈自酌的“喜欢”之前加了一个“可能”，比起质疑“可能”一词，她反而更加不能去相信这个“喜欢”。

第六章 温柔 | 090

他还清楚记得第二任女友归纳出的他的种种缺点：“不解风情，不懂浪漫，不会甜言蜜语，说话过于直接，与人交往过于冷淡，总而言之，是个十分不温柔的人……”

第七章 沉沦 | 099

谭如意欲哭无泪，后悔自掘坟墓，却听沈自酌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让我抱一会儿。”

第八章 执念 | 117

“我以为自己还不能够作为一棵树的形态同你站在一起，若你愿意回首，若你也能看透我一路混沌的过往和并不澄澈的内心……”

目录



第九章 坚守 | 133

你以为不断向着太阳走，走到了太阳底下，就没有阴影了吗？

第十章 良缘 | 154

他顿了顿，低头看着谭如意，说：“你就是这个外力。”

第十一章 雨后 | 170

谭如意总觉得，自己过去的二十四年里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的月光，淡薄而洁白，仿佛细细的糖霜一样，带着馨甜的气息。

第十二章 阳光 | 185

谭如意这次过去，心情与以往有微妙的不同。她也说不出到底不同在何处，枯肠索尽，想起今年六月实习转正那时的心情。大约之前登门都像实习，如今却已是正式员工。

第十三章 执手 | 196

沈自酌轻声一笑，将她的手攥紧了，说：“沈太太，谢谢你。”

“沈先生，说谢太见外啦。”

沈自酌顿了顿，便说：“沈太太，我爱你。”

第十四章 沈先生 | 207

沈自酌目光立时扫过来，谭如意顿时吓得将后面的“先生”两个字吞了回去，静了一瞬，哆哆嗦嗦地开口说：“老……老公，你上班要迟到了。”

番外一 人间烟火 | 228

番外二 时岚 | 235



第一章 合卺

YiDanXiangFeng BaZaiMoLu

宾客散尽之时，已是夜里十一点钟。谭如意未曾想过结个婚竟也如此让人精疲力竭，耳朵里似是装了台混凝土搅拌机，轰隆隆响个不停。

眼看着最后一批客人在沈自酌的陪同下走出大门，谭如意终于松了口气，整个人仿佛刚从水底捞出，骨头缝里都渗着疲惫。她一手撑着桌子，将脚从逼仄的高跟鞋里救出。站了一整天，脚掌肿得麻木，此刻脱鞋晾了片刻，方恢复些知觉。她正要再将另一只脚也解放出来，忽见门口人影一闪。

谭如意吓得赶紧将脚塞回鞋中，端端正正地站直了，这才抬眼去看。

沈自酌一把扯掉胸口“新郎”的佩花，随手抄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，低声说了句：“走吧。”

谭如意立即披起外套跟上前。她边走边低头摘掉佩戴在旗袍上的绢花，路过酒店门口的垃圾箱时，正抬手打算扔掉，但抬眼望去，瞧见沈自酌已钻进驾驶座。

谭如意犹豫了一瞬，屈了屈手指，将劣质的红色绢花塞进薄呢外套的口袋，在夜色中加快了脚步。

公寓大楼电梯无人时，通常就停在一楼，沈自酌刚刚按下向上的按钮，面前的电梯就应声而开，谭如意吓了一跳，四下看了一眼，静悄悄的，并无其他住客。

沈自酌已进入电梯，谭如意硬着头皮紧随其后。她手指紧紧地揪着提包的手柄，挺直脊背盯着前方，将呼吸放得极缓，唯恐发出一丁点声响让身旁的男人注

意到她的存在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似刺耳的鸽哨划破寂静，谭如意忙伸手从包内掏出手机，朝屏幕扫去，接起弟弟谭吉打来的电话。

“姐，你的行李明天给你送过来行不行？”

谭如意忙说：“行。”

“那你早点休息，明天我过来之前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”

挂了电话，她忍不住拿眼角余光瞥向沈自酌，他仍旧站得笔直，目视前方，面无表情，好似丝毫没有受到打扰。

沈自酌进了屋，从玄关的鞋柜里拿出一双凉拖鞋换上，径直走向浴室，边走边脱下身上的大衣，往沙发上随手一扔。

谭如意松了口气，抬头看了看客厅里一尘不染的白色地砖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穿着的沾了酒渍的红色高跟鞋，飞快地往外缩了缩。她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，将鞋子脱下，鞋尖朝外摆在门口，扭头见沈自酌的两只鞋东倒西歪地弃在玄关处，便一并收拾整齐了。

她照着沈自酌的做法将鞋柜打开，寻了一圈却只找到另外一双男式棉拖。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，她踌躇了片刻，还是将棉拖拿出来穿上。

谭如意将脱下的外套挂在玄关的架子上，踩着过大的拖鞋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坐下。一沾上松软舒适的沙发，脑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断了，她放任自己将全身力量靠上去，长长缓缓地舒了口气。

没过多久，浴室里的水声突然停了，谭如意条件反射似的坐正，挺直了后背。

沈自酌只围着一条浴巾，一边擦着头发一边从浴室出来。谭如意目光扫到他光裸的上半身，立即触电似的移开了目光。

沈自酌没有看她，将擦过头发的毛巾朝茶几上一扔，而后走进卧室。片刻后，他拿着绒毯和枕头出来。谭如意见他正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走来，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让出了沙发的位置。沈自酌将枕头和绒毯扔到沙发上，抬头看向她，言简意赅道：“我睡沙发。”

谭如意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正要发声“好”，沈自酌已在沙发上躺下，拉起绒毯盖在身上。沙发很短，他搭在扶手上的腿超出一大截，绒毯也似乎小了，他使劲蹬了蹬，仍有半个脚掌露在外面。

谭如意觉得过意不去，想让他回房去睡，但他呼吸均匀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睡着。谭如意在沙发旁静静站了片刻，屡次张口，仍是没能出声喊他。她最终无声地叹了口气，脱掉脚上的拖鞋，蹑着脚静悄悄地走去浴室洗漱。

谭如意往脸上浇了捧热水，眯眼往毛巾架上看去，看到的便是一排挂放整齐的白色毛巾。她不敢贸然使用，只抽了几张面巾纸，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。拿开一看，面巾纸上沾着黑乎乎的睫毛膏。她赶紧拧开热水，闭眼使劲冲洗。洗了半天，仍觉得脸上油腻黏稠，行李明天才送过来，而她的包里除了一支唇膏再无其他。犹豫了半晌，只好拿起洗漱台上沈自酌的男士洗面奶。

洗完澡已是二十分钟之后，谭如意仍旧穿回白天的旗袍，蹑着脚去关客厅的灯，就在走回卧室前，她停下脚步，朝着沙发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黑暗中蜷缩着一团影子，看不分明，只有个大概起伏的轮廓。

直到此刻，她才生出一点模模糊糊的实感——眼前这团“影子”，今后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了。

因多年养成的生物钟，谭如意大清早就醒了。她蹑手蹑脚出卧室，熹微的晨光里，沈自酌蜷作一团，还没醒来。

谭如意轻手轻脚地洗漱过后，出门去买早餐，再回来时，沈自酌正站在浴室间刷牙。

谭如意吓了一跳，犹豫了一下，打了声招呼：“早。”

“早。”沈自酌吐出嘴里的泡沫，咕噜咕噜漱口。

谭如意将油条和豆浆分装进餐盘，打算再煎两个鸡蛋，结果打开冰箱一看，里面只有整齐码放的瓶装水。她再看向抽油烟机和天然气灶，无一处不是崭新的，估计沈自酌在家时从来没开过火。

沈自酌从浴室走出，谭如意急忙出声：“沈先生，过来吃早餐吧。”沈自酌正往换衣间走去，脚步顿了下，朝餐桌看了一眼：“我早餐习惯牛奶和面包，以后不用费心了。”语气仍是平淡的，不带丝毫情绪。

谭如意怔了一下，敛起目光。

吃完之后，谭吉如期打来电话，说是行李已送到小区门口了。

谭吉读大二，高考比她这个姐姐考得好。一米八的青年，腿长脚长，立在清晨的阳光下，好似一株挺拔的小白杨。

谭如意的家庭状况，放在任何论坛的情感婚恋板块中，都能让人总结出诸多

的典型：有个弟弟，父亲酗酒赌博，单亲……有人给她介绍对象，别人一听她有个弟弟就望而却步，总怕她结婚后会挪用自己小家的钱去接济她弟弟娶妻生子。

谭如意心里清楚，谭吉是万万不会找她要一分钱的。他大学第一学年是谭如意帮忙缴的学费，后来拿了国家一等奖学金就把钱全还给了谭如意，有整有零。此后他打工赚钱，学费、生活费没向她开过一次口。

小白杨见她跑过来，冲她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

谭如意拍了拍他肩膀，笑问：“吃过早饭没？”

谭吉摇头：“我回学校吃。”又问，“姐夫呢？”

“在吃早饭。今天中午还要跟他爸妈吃饭，就不喊你上去坐了，等我入职了，你再过来玩。”

“成。”谭吉点头。

“缺不缺钱？”

谭吉摇头：“你都结婚了，多想着自己吧。”说着双手插进外套的口袋内，退后一步，“那我先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！”

谭如意望着谭吉的身影跑出小区大门，才拖着箱子转身回去。

她跟沈自酌结婚的前因后果，并没有跟谭吉说明。确切知道具体细节的，也不超过五个人，连沈自酌爷爷沈老爷子都瞒得严严实实。

谭如意将箱子搬进门时，沈自酌正立在窗边打电话。谭如意将箱子放在门口，站在原地等沈自酌打完了，走到他身后，啜嚅了片刻，仍是开口：“沈先生。”

沈自酌转过身来看着她。他已经换好了正装，衬衫西裤衬得他眉目肃严了几分，与她之间的距离，也显得更远了。

“我在你这里暂住几天，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。”语气斟酌了数次，仍是商量多于通知。

沈自酌顿了一下，目光在谭如意脸上停了片刻，淡淡地道：“不用。”

谭如意将手指悄悄攥紧了，又悄悄地松开，扯出一个笑堆在脸上：“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毕竟会打扰到你。”

沈自酌将手机收进裤子口袋，捞起沙发上的大衣，似乎不打算与她就这个问题再做争辩，迈开脚步朝门口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我去趟公司，等会儿回来接你。”

“我自己打车……”

“十一点。”

房门合上了，谭如意肩膀也跟着垮下去，垂着头，颓唐地站在原处。

沈老先生子辈和孙辈分散各处，如今还在眼前的只有沈自酌、沈自酌大伯，以及沈自酌的父亲沈知行。如果不是沈老爷子生病的缘故，聚齐也并非易事。

子辈、孙辈、重孙辈，满满当当坐了一桌。谭如意被拉着坐到了沈老先生的身旁，沈老太太与她一一介绍。谭如意紧张得手心直冒汗，只跟着沈老太太介绍的喊，却没正经记下来几个人。

唯独记住了沈自酌的母亲邹俪——沈自酌的一双眼睛同他母亲如出一辙，看人总带着几分疏离冷漠，也不知是因为眸色浅的缘故，还是两人本就天性凉薄。

坐了片刻，服务员开始上菜。

邹俪啜了口茶，笑说：“婚礼还是办得太仓促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认识我这位儿媳妇。”

谭如意立即绷直了身体。

“以后……有的是……时间慢慢认识。”沈老先生半身瘫痪，说话极为费力，饶是如此，仍丝毫无损他身上那份属于一家之长的威严气度。

邹俪往旁让了让，让服务员好将最后一道主菜端上，说：“我还跟大嫂说呢，如今可少见还有包办婚姻的。”

现场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气氛霎时剑拔弩张。沈老太太左手边被年轻女人抱着的小婴儿咿呀着伸手去扯桌布，被年轻女人低声呵斥了一句，房间一时更静得诡异。

谭如意早料到这顿家宴必定难挨，却未承想竟会是顿鸿门宴。

“包、包办……婚姻怎么了？我跟……奶奶就是包办婚姻！六十年……都过来了！你们一个两个……倒是自由恋爱，又是分居，又是离婚，又是在外伤风败俗……”

“爸，别生气，”沈知行立即安抚，“邹俪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希望自酌能娶个自己乐意的……”

谭如意脑袋里嗡嗡作响，愤怒鼓噪得心脏怦怦乱跳，她只盼自己现在手里能有二十万，一整沓摔在桌上，好跟这一大家子一刀两断。

可她哪里来的二十万，连昨天新婚穿的旗袍都是租的。

沈老先生却彻底怒了，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迫

人的目光盯着沈自酌：“自酌，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自己乐意的？”

全桌人的目光都聚在沈自酌身上，好似他的发言跟诺曼底登陆一样重要，能彻底扭转这场战争的局势。

都这样紧张的时刻了，沈自酌仍是神情泰然，他微微抬眼，在谭如意脸上扫了一眼——谭如意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不知道自己是盼望着他说“乐意”还是“不乐意”。她只是个任人搓扁揉圆的道具，万万不想卷入沈家内部的纷争。

沈自酌目光最后定在邹俪身上：“妈，没人能强迫我做任何事。”

沈老先生这一局占得上风，气也全消了，立时笑起来：“你们……听好了，这可是……自酌……自己说的。”

家宴正式开始，大家一派的和乐融融，仿佛方才这尴尬的开场从未发生过。

吃完之后，几人组了牌局，几人陪着沈老先生聊天。谭如意本属后者，但被从洗手间回来的邹俪一招手喊了出去。

走廊连着一扇小得可怜的窗户，从玻璃外漏进来几丝光线，在明亮的日光灯下，孤军奋战地摇曳着。

谭如意拘谨地站着，不知道邹俪会对她说什么。

邹俪没说话，先打开提包，掏出几张卡递给谭如意：“自酌这人，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从来不浪费时间投入精力，你和他相处久了就知道，也不用费心讨好……说句不好听的，谁知道老爷子什么时候就驾鹤西去了，你俩毕竟不是真夫妻，逢场作戏也就够了。这里有我在崇城办的美容健身卡，年费挺高的，我现在不住崇城，也用不上，就送给你了。还有张金卡，密码是自酌的生日，数额不算大，就当是我给你的红包吧。要你跟自酌演戏，费心哄着老爷子，也是辛苦，这些你就收下，添置一些……”邹俪目光不由得往她身上瞟了一眼，“添置一些衣服，你现在明面上也算是我沈家的人，也不好太寒酸的。”

谭如意木然听着，没有吭声。

邹俪笑了笑，将她手拉过，把卡塞进去：“我就先走了，赶下午的飞机，你替我跟老爷子说一声。”

邹俪脚步声渐远，走廊里一片寂静，包厢里的笑声隔着一道门传出，模模糊糊听不真切，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。

谭如意朝自己手里望了一眼，漠然地捏着卡片的两端，随后一张一张掰断，打开气窗，探身狠狠地掷了出去。她手撑在脏兮兮的窗台上，静了好一会儿，方退回来将窗户砰地关上。

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过身，却骤然吓得几乎尖叫出声——沈自酌正站在包厢门口，静静地看着她。

谭如意不知道沈自酌出来了多久，若是看到她将邹俪的一番“好意”如此泄愤地扔了，又会作何感想。但邹俪说得对，既是逢场作戏、假凤虚凰，她又何必非得给他好脸色？

她心里豪气干云便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可此刻对上了沈自酌的目光，仍是小心翼翼地缩回了自己安全的壳中。她冲着沈自酌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，随即从他身侧匆匆擦过，重回到那片不属于她的虚假笑声中去了。

谭如意和沈自酌的这桩婚事，还要从头说起。

去年谭如意的爷爷心脏病又犯了一回，虽侥幸从鬼门关救回，手术却是不能再拖。心脏搭桥手术只有市里的三甲医院敢做，谭如意有心想找一个靠谱的主治医师，可市里最好的医院门槛何其之高，谭家一无门路，二无钱财，根本预约不上有头有脸的专家。

眼看求医无门，谭如意听爷爷讲起一桩往事。

谭爷爷上世纪五零年打仗的时候曾顶着敌人的炮火，将一个姓沈的受伤老乡从尸堆里扒出来背回营地。战争结束后，谭沈两家常有往来，后来沈家举家迁往城里，方渐渐断了联系。

谭爷爷笑说：“当年沈同志还说，要是缘分，一定要结成亲家呢。可惜他生了三个全是儿子，我也只有你爹这么一个孩子。”

谭如意思忖片刻，问道：“这位沈老先生现在生活怎么样？”

“前几年退耕还林的时候，他家么儿回来过一次，在我们家歇了歇脚。老么是做生意的，他两个哥哥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大学老师。”

谭如意心念一动，盯着病床上的爷爷正要开口，爷爷却一摆手，了然道：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行。如意啊，都是老战友，我当年救他，就没图回报。饥荒那几年，家里都只能吃观音土了，我都没找他开过口。”

谭如意知道爷爷执拗，当面不再提起这茬，背地里却暗暗打听起来。几番曲折，总算知道了沈家的住址，谭如意趁着去市里初中面试的机会，顺道前去沈家拜访。

那天正逢下雨，谭如意从学校面试回来，找宾馆借了把伞。因来得仓促，没带御寒的衣服，只在面试穿的正装外套了件紫色的薄针织开衫。谭如意赶到小区

外时，冻得直哆嗦，偏偏进去还要刷门禁卡，保安恪守职责，毫不通融。谭如意不甘心就这么回去，收了伞去小区外商铺屋檐下等着。

约莫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来了一辆车。谭如意立即撑伞上前，等车主停好车，跟在他身后进了小区大门。她照着地址找到了沈家住的那一栋，伸手去按门铃时，才发现自己手抖得厉害，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紧张。

没等几秒钟，门就被人打开了。谭如意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指，一抬眼便看见面前正站着个风姿清举的男人，她来不及多想，上前半步急切地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找沈良平老先生！”

男人没说话，掌着门把手静静地打量着她。

谭如意分外不自在，却也不由自主低头朝自己身上看去。她全身都淋湿了，黑色高跟鞋下汇了一小摊水，湿透的丝袜黏着皮肤，凌乱的发丝也在往下滴水。这形象岂止不妥，已是不雅。然而谭如意顾不得许多，匆匆解释起来。

雨水蒸发，周身笼罩着一层寒意，谭如意越说抖得越厉害，到最后声音都在发颤，而面前的男人仍是目光淡漠地看着她，不制止，也没有丝毫让她进去的意思。深海似的一双眼，沉冷犀利，仿佛将她整个看穿。

谭如意心脏一路往下沉，自知无望，终于收了声音。静了数秒钟，退后一步稍稍鞠了一躬，低声说：“打扰了。”伸手抄起立在一旁的雨伞，就要转身而去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谭如意一愣，而面前的男人已经转身进屋。谭如意迅速拍了拍身上的雨水跟着进门。

沈老先生对谭如意的到访非常惊喜，听谭如意讲完事情原委，立即打电话给老大让他联系医院里最好的医生，又亲自去镇上将谭爷爷接到市里。谭爷爷最初十分生气谭如意自作主张，但在沈老先生劝说之下很快消了气。两人数十年没见面，话匣子一时打开，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

谭爷爷的心脏手术异常顺利，谭如意在爷爷的叮嘱下带了几大包编织袋的土特产送给沈家当谢礼。沈老先生膝下无女，三个儿子也都没生出女儿，他早眼馋着别家孙女在跟前撒娇，如今见谭如意性子温顺，体贴细心，更是喜欢得紧。听说谭如意开春就要在市里的一所初中任教，便叮嘱她经常过来走动。

大年三十前谭如意又上门来给沈家送些土产年货，正巧那天帮她开门的男人也在。室内有暖气，他只穿一件烟灰色的薄羊绒衫，袖子稍稍挽起，正垂着头坐

在沙发上给沈老先生剥橘子。

沈老先生留谭如意吃午饭，谭如意应下同沈老太太去厨房清点年货。半袋她晾晒的洋芋果子，一整扇上好的排骨，两瓶自家磨的辣椒酱，还有一大瓶豆瓣酱和一小坛花椒油。

沈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回忆道：“我年轻时候，就喜欢咱们老家的花椒油，又香又麻，煮面条洒几滴，家里都爱吃。”沈老太太朝客厅努了努嘴，“你沈爷爷嘴刁，这几十年来城里，就没哪次吃满意过。”

谭如意笑说：“沈奶奶您喜欢的话，过完年我就就职时，再给您带几瓶。”

沈老太太将排骨放进冷藏室，扭开水龙头调了调水温，招呼谭如意过来洗手。

“如意，你谈没谈朋友？”

谭如意摇头笑说：“我师范毕业就去支教了，没时间谈朋友。”

沈老太太笑起来，拍了拍谭如意的手背：“你这姑娘踏实，性格又好，谁娶了你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”

谭如意笑了笑，目光却黯下去——以她家里的情况，谁娶她不得忌惮三分。

谭如意洗完手去客厅，沈老先生招呼她坐下，为她介绍道：“这是沈自酌，按年龄当得起你叫一声大哥。自酌，这是我老战友的孙女谭如意，你们上回见过。”

谭如意颌了首，微微打量了沈自酌一眼，心知他这样的男人，恐怕是不喜外人叫他“大哥”的。她自小因为父亲的事，没少到各家赔礼道歉，是以与他人相处总多了几分谨慎，唯恐礼数不周让人心生不满，她斟酌后道：“沈先生。”

“谭小姐。”

“什么先生小姐的，见外得很——自酌，你再去拿点水果和瓜子来。”

谭如意急忙摆手：“我不吃，不用麻烦了。”

沈自酌没说话，起身径直朝房间走去。谭如意有些局促，沈老先生招呼她在身旁坐下，笑问：“你爷爷怎么样了？”

“劳您挂心，爷爷恢复得很好，说是春节上门来给您拜年，也是多亏了您帮忙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要不是老谭当年把我从尸堆里扒出来，我早就死了，区区举手之劳，难报当年救命之恩啊……”沈老先生说到此处，忽然停下，眯眼思索了片刻，转头瞅着谭如意，笑问，“如意，你属什么？”

“庚午年的，属马。”

沈老先生又眯起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掐指算起来，又问：“几月几号几时出生？”

“正好夏至那天生的，早上六点钟。”

沈老先生又算了一会儿，拢了手指，轻轻一拍大腿：“好，这八字好。”

老一辈都有些迷信，谭如意见怪不怪，也没往心里去。

正说着话，沈自酌端着一盘水果瓜子出来，他将盘子搁在茶几上，坐回沙发。

沈老先生吩咐道：“自酌，削个苹果。”

沈自酌便从盘子里拿起一个苹果，抽过不锈钢的水果刀，轻巧地削起来。

谭如意的目光被他吸引过去，见他动作熟练，水果刀在他手里好似有了生命一般灵活，而削下来的苹果皮均匀不断，长长地垂在盘中。

沈自酌削完之后，递给沈老先生，沈老先生却将他的手往旁边一推，说道：“给如意，我不吃，留着肚子中午好吃饺子。”

谭如意连忙摆手：“沈先生你自己吃吧。”

“如意你吃，这么远过来，也没什么好招待你。”沈老先生如此坚持，谭如意只好尴尬地接下，为了一个苹果推来推去，确也显得小题大做。

谭如意接过去的瞬间，忽感觉沈自酌目光在自己脸上扫了一眼。她顿觉如芒在背，却也不敢抬头去确定，只低头咬了口苹果，这下苹果也成卡在喉咙里的刺了。

之后便是过年，等串完亲戚，已是初五。谭爷爷记挂着给沈家拜年的事，便催促谭如意先给沈家拨个电话，问个方便的时候。

谭如意打了电话才知沈老先生初三晚上突发脑溢血，现还在医院里躺着。谭爷爷闻后便执意要去医院探望。谭如意怕爷爷坐大巴不舒服，让弟弟谭吉帮忙联系了一辆小面包车，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往城里去。

谭如意和爷爷到的时候，沈老先生已经转到普通病房，沈自酌留在病房内陪护。两人第三次见面，仍不熟络，彼此微微点了点头，便算是打过招呼。

沈老先生说话不如以前流畅，嘴里像含着半个乒乓球。他正在输液，见谭如意来了，立即从被窝里伸出右手。谭如意急忙上前握住，打了声招呼，又将他的手放回被中，将被角仔细掖好。

谭爷爷拄着拐杖坐下：“老沈啊，我病刚好，你又倒下了。”他本想开句轻

松的玩笑，谁知说出口却带了几分感慨的意味。

沈老先生倒是乐观：“我都八十二了，活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去都不算亏，再说这不是救回来了吗。”

这时候已是饭点，沈老先生让他们先去吃饭，谭爷爷却执意要留下来陪他说说话：“如意，你们先去吃，给沈爷爷打包点好的回来。”

两人从打仗那时聊起，沈老先生说不利索，多数时候都由谭爷爷开口。两人都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人，八十几年的人生一盘点过来，越说越觉得心里豁达，日子敞亮。

“我现在还剩一个心愿，就是看着如意成亲的那天。”

沈老先生深以为然：“可不是，我四个孙子，也只剩自酌还没结婚……”

正说着话，谭如意和沈自酌回来了。

外面天冷，谭如意脸上冻得有些红，她将带回来的饭菜放在柜子上，朝着沈老先生挂的盐水袋看了一眼：“就快吊完了，等护士拔了针您再坐起来吃成不成？”

输完液，沈自酌将病床摇起来；谭如意往沈老先生背后垫了个枕头，小心地将他扶着，待床摇稳了，问：“这样行不行？要不要再高点？”

沈老先生忙点头：“行行，就这样。”

沈自酌又将餐桌支起，把带回来的饭菜摆好；谭如意掰开方便筷仔细检查有没有毛刺，才递到沈老先生手中。

沈老先生眼见谭如意和沈自酌两人在自己跟前伺候，一人拿筷一人递碗，井然有序，好似有默契一般，脸上不由得含了几分笑意。

谭如意盛了小半碗汤，轻微皱眉道：“米饭有些粗糙，沈爷爷您以后还是吃家里的好。”

沈老先生说：“奶奶今天有事，不然她管送饭的。”

吃过饭后，谭如意又服侍沈老先生吃了半根香蕉，喝了些温水。小面包车还在外等着，两人也不能耽搁太久。沈老先生倒是有意留两人住一宿，但谭如意想 着沈家如今多了一个病人需照顾，本就自顾不暇，留下来只是给人家徒增麻烦，便和爷爷一起婉言谢绝了。

谭如意走后，沈自酌问沈老先生要不要将床摇下，沈老先生摇了摇头，意有所指：“如意可真是 个细心的姑娘。你给我送了两天饭，可从没注意过米饭粗糙不粗糙。”

沈自酌“嗯”了一声，没说话。

沈老先生又问：“你觉得如意怎么样？”

沈自酌顿了一下：“还行。”

沈老先生脸上笑容渐渐褪下了，叹了口气，揉了揉自己僵硬的左手，吃力地说：“昨晚梦到我当年打仗的时候，每晚都是炮火隆隆，不知道哪天在睡梦中就被美国大兵一枪给崩了。如今到老了，反而怕死。但病了一回，什么都看淡了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再没什么特别值得挂念的，唯独一件事，我当年曾向老谭许诺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与他结成亲家……”

沈老先生这一下话说得长了，微微喘起来。

沈自酌猜晓到沈老先生要说什么，却默不作声，不肯自己主动接这个茬。

沈老先生瞧了他半晌，见他表情仍是平平淡淡的，也不知是什么情绪，便叹了口气，暂时将要说的话按下了。

然而元宵节刚过，沈老先生又发病了一次。这回更严重，半身瘫痪，说一句话得费老半天的力。沈老先生怕下一次就救不回来，当晚立即召集律师和家人回来立遗嘱。

立完遗嘱后，沈老先生将其他人打赶走，唯独留下了沈自酌一人。

沈老先生伸出尚能自如活动的右手，将沈自酌的手攥紧了，喃喃道：“自……自酌，你晓得我要说什么……”

月亮仍然留着一个正圆的轮廓，月光自窗外照进来，白霜似的铺了一地。沈老太太低泣的声音仍在耳畔，沈自酌看着沈老先生干瘦手背上突出的血管，心知如今再无法沉默下去，便默默点了点头。

“是……是个好姑娘……你性格太凉薄了，有她互补着，正、正好……”他浑浊的双眼紧盯着沈自酌，“我……我一辈子没失信于人，就……就剩这一桩心愿未了，自酌，好歹……好歹成全我。”

几天之后，谭如意再次见到了沈家的人。

那天谭爷爷正坐在楼前跟隔壁的大爷下棋，忽然从街那头开来一辆路虎车，稳稳停在自家楼前。车门打开，沈自酌同他父亲沈知行走了下来。谭爷爷见沈家来了人，立即丢了棋子笑着上前招呼，又朝二楼喊了一声，让谭如意加几个菜。

谭如意正在淘米，听见动静，走到二楼窗边往下看，见沈自酌正立在楼院前的樟树底下，立时怔了一下。沈自酌穿着件黑色长款大衣，显得身材颀长，脸